

: 09-009-0011

(請從09-009-0011a音檔開始)

我們將經文念一段，對對地方：

【何以故。虛空性故。常不動故。如來藏中。無起滅故。無知見故。如法界性。究竟圓滿。遍十方故。是則名為因地法行。】

從這個地方看起。這是解釋前面所說修證的最高原理，是要二邊不著，佛門裡面常講的「二邊不著，中道不存」。今天這節文，這是解釋為什麼我們要守這麼一個原則。第一句，『何以故』，這是徵問。下面這是解釋問的意思，為什麼必須有無二邊都不立，才叫做隨順淨覺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就想到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的十大願王裡面有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十大願王差不多凡是學佛的同修都念過，這十條也都能夠記得。可是它的境界就很少人曉得了，修學的方法當然更是不容易。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這兩願，與此地所講的隨順淨覺是相同的境界。可見得十大願王的境界是相當之高，不是說我們能夠順從別人一點，這就是隨喜功德了，那是錯誤的。為什麼？我們平常講順從別人一點，感情的，是我們心意識壓制自己的感情，順從別人。這個順從裡面沒有功德，必須到有無俱遣的時候，這個就是功德，這才是此地講的隨順淨覺，這就是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。

下面這五句，這是解釋。這部經的好處是經文少，它含的義理可不少，與一切大部經是一樣的。文字少，義理豐富，它這每一句裡面都包含著無盡的道理在，第一句說明是『無起滅』。我們講這五句之前，要想一想前面我們所讀過的。佛法是要我們用心去體會，沒有辦法思惟。言說要曉得言說的方便，絕不能夠執著言說相，

執著言說相這是你把悟門就堵塞了，所以要懂得說法的義趣。我們曉得言語是有限的，有許多的事理不是用言語能夠表達得出來，所以言語是有限的。思惟想像還是有限的，思惟想像那是第六意識的功能。我們曉得六識的功能是非常之大，對外，它可以緣五欲六塵；對內，可以緣到阿賴耶識，這個能力實在是太大太大了。可是，對於真如本性，它就緣不到。因此，我們往往講到真實的，這不得已而說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這是什麼？這是我們的真性才能夠顯現得出來，沒有法子用言語來說的，也沒有法子用思惟來想像，這是我們說到真性。

所以古德常講，真心是絕對的，「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」，禪宗裡頭常用這兩句話來形容。這兩句確實是說得很好，把實際上狀況都說出來，這種真實的樣子，不但在諸佛菩薩無時無刻不顯露在現前，就是我們做凡夫的也不例外。凡與聖的差別，就是在一個是知道這個事情，一個是不曉得，我們一般講的迷、悟。佛菩薩悟，清清楚楚，知道真如本性的體相作用，清清楚楚，一點都不迷。而我們凡夫對於真如體相作用是一無所知，但是用不用？用，天天用它，從來沒有間斷過，所以圓覺會上才說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佛在此地跟文殊菩薩解釋說明『虛空性故』，猶如虛空一樣。『常不動故』，我們曉得虛空是不動的，虛空自性是一法不可得。這個意思我們在前面也跟諸位說過，一部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經》它說什麼？就是說一個不可得，你看《心經》到最後的結論「無智亦無得」。但是諸位千萬不要誤會，學佛學到最後什麼也得不到，那不是一場空嗎？那一場空，我們還要學它幹什麼？到後來是一場空，把什麼空掉？把生死煩惱給空掉了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是現前了。現前為什麼說無所得？因為法身、般若、解脫本來具足，並不是你悟了以後，得到了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不是的。

佛經裡面常有比喻，所謂是「衣裡藏珠」，他的身上、口袋裡面帶著有無價的寶珠，他自己不曉得，窮得連飯都沒得吃，天天在外面要飯。有個明白人告訴他，你的身上帶著無價寶，你為什麼要在外面過這麼苦的日子？他這一下覺悟了，原來自己是個大富翁。問問你，他的財富從哪裡得來的，他有沒有得到，他本來就有。我們現前確實就是這個樣子，我們的智慧、福德與佛沒有兩樣。諸位去看看《華嚴經》，你看看毘盧遮那佛的那個福報，那還得了嗎？不但我們人間沒有人能夠跟他相比，諸天的天王也不能和他相比，那個福報是本來具足的。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福報，現在不曉得，迷了。今天我們學佛，佛在經典裡面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們，雖告訴我們，我們也知道有這回事情，自己也能夠信得過，可是這個境界我們還是見不到。見不到的原因就是我們這個迷關沒有能夠真正的破除，叫破迷開悟，沒有能夠真正的破除。換句話說，對於這個事實的真相，只是聽人家這麼講。佛在經典裡面講的，我們聽釋迦牟尼佛這麼說，實際的境界我們沒有能夠契入。本經從「普賢章」以後，可以說都是講的修行的要領。這一章它的宗旨是教我們開悟，後面是教我們修行。菩薩道一定是悟後起修，所以這個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們要真正覺悟，一切法不可得，這時候你的心自然清淨，自然不會為外面境界所動。

在這裡，我怕諸位誤會，再跟諸位說明白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是說一切法都沒有了，不是的。如果向這個地方去體會，那就把意思錯會了，所謂是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」。一切法確實不可得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有沒有？有，告訴你有而不可得。所以佛在經裡面常常用本經後頭這一句，《楞嚴經》上也做這個比喻，好像我們眼睛長了病，眼睛害了病了，看到這個空中有花在飛舞。病眼睛看到空中的花，有沒有？確實有。可不可得？不可得，完全是虛妄，但

是病眼看到真有。病眼看燈，我們點一支蠟燭，他看蠟燭好像有個圓圈、有個光影，有沒有？有，不可得。你不能說沒有這個事情，有這個事情，但是這個事情是虛妄的，《金剛經》裡面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我們今天所看的這個境界，就是病眼所見的境界，我們見的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那就是燈上的光影、空中之花。我們現在這個眼睛有病，我們是真如本性上有了無明，有了病，所以看的這個境界相。《金剛經》末後幾句話說得好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不是很清楚嗎？一切有為法指的什麼？大家研究過唯識，《百法》裡面前面九十四種都是有為法，那叫一切有為法。你看看九十四種有為法，豈不是把十法界依正莊嚴統統包括在裡面嗎？有沒有？有。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所以悟了的人曉得，這是夢幻泡影，不可得。

我們在這個境界裡有沒有受用？有受用，受用得很自在，一切的受用，要曉得這是屬於因果報應。迷的人有因緣果報，悟的人還是有因緣果報，你要說悟的人沒有因緣果報，那就錯了。百丈大師那個公案就是解釋這個問題，所謂是「錯下一個字的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就是解釋這個問題。這是從前一個修道人，別人來請教他，就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？大修行人是諸佛菩薩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他還有沒有因果報應？還落不落因果？他回答的是不落因果。這答錯了，這一個字錯了，他墮了五百世的野狐身。所以這個說法說錯了，不得了！你看孔老夫子《論語》裡面就教給我們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這個才叫做是有智慧。我們曉得，我們就答覆你；不知道的，那我不答覆你，沒有過失。千萬不可以為想當然爾，大概是這樣的，這個要不得，這個問題就出來了，不可以憑我們想像來解答。

這是一個老狐狸，畢竟過去是真正有根底的人，所以投到狐狸

道裡頭牠還想修行，到百丈大師這個時候，牠已經修到五百世了，已經修行五百世了，所以轉變成一個人身。百丈大師很高明，一看就曉得他不是人，他每天到禪堂裡面來聞法，有一天他就是求百丈大師給他開示，把原本的都給大師說明。百丈大師說，你明天來，明天我上堂說法你來，你把你從前那個人問你那個話，你來問我。第二天他來了，來了他就把從前那個向他請教的人，同樣這句話提出來說，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？百丈大師只給他修改了一個字「不昧因果」。你看他答覆的是「不落因果」，他只修改一個字，所以說他錯下一個字的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不昧因果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過了幾天他就圓寂，他離開畜生道了。

這就是說明諸佛菩薩不昧因果，不是沒有因果報應。所以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既然一切都有果報，可見得受用是自然的。如果拿世俗的眼光來看，這個命運是一定的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明白的人叫不昧，清楚；不明白的人不曉得，不曉得就胡作妄為。曉得的人心不動，在這個境界裡面，無論什麼境界現前，他不動，為什麼？曉得有前因後果。哪個人對我好，曉得，我過去對他好，有恩。哪個人對我不好，我曉得過去世我跟他有過不去的過節，這個時候境界現前，順境也好、逆境也好，他如如不動。他不是不曉得，清清楚楚，逆來順受，如如不動，大修行人。不知道這個因果的人，不知道的人，他的感受就不相同，別人待他好的時候，他感恩；別人對他不好，他記仇，他要報復。這個就變成冤冤相報，永遠沒有了的時候。一個是知道這個事情，一個不知道，一個是昧事昧理，一個是不昧因果。

我們再想一想，經典裡面所記載的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遇到一個國王，暴君，滅釋迦這一族。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連他這一族的家人他都保不住，他也不問，不聞不問。他的學生舍利弗看到

過不去，舍利弗有神通，神通第一，把釋迦族這些人裡頭有部分人救起來了，他用他那個鉢，把鉢變大，把人統統裝在鉢裡頭，帶到天宮上去，免於底下遭這個難，以為可以避免了。事情平息了，他回來了，結果鉢一看，鉢裡面是血水。他回來問釋迦牟尼佛什麼回事情？世尊跟他講定業不可轉，所以佛曉得。這個事情前因後果經典裡面說得很詳細，我在此地不能細說，說了要講一大篇故事。

所以我勸初學的同修，你們必須要念《了凡四訓》與《感應篇》。為什麼？先要明白因果報應，要從這個地方悟過來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的覺，始覺，始覺四位，四個位次，最初的始覺就是覺悟到業果、因果報應。對這個覺悟，這個覺悟跟諸位說，對我們修道人來講，就帶來了很大很大的幫助。那就是世緣看破了，他能夠放下，情緒能夠穩定，這個樣才能夠修道。無論什麼環境裡面，他住都是一樣；不管在哪個境界，他心是定的，他不會動搖。為什麼？知道因果報應。所以有福的人，走到哪裡都有福；沒有福報的人，想找個地方，找哪裡都找不到。他沒有那個命，他找個什麼？這是說明一切確實是不可得，但是這個事情是有。你要曉得這事情有，不可得，心就清淨了，就可以不會為境界所動，你在這個境界裡也曉得怎樣的處置，心境安然。這個就是智慧用事，而不是感情用事。迷的人，動不動是感情用事；悟的人是智慧觀照。智是不動的，情是動的，感情是動的，智慧是不動。

下面這是接著說，『如來藏中』這一句是貫底下五句，如來藏中本『無起滅故』；如來藏中『無知見故』，句句前頭都貫上這個「如來藏」。這在本經裡頭很重視這個問題，《楞嚴》、《起信論》裡面都講如來藏。這個地方的意思，就是指上一句所說的「虛空性故，常不動故」，這是如來藏。如來藏是什麼？就是我們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本經所講的淨圓覺心；我們念佛法門裡面所說的

一心不亂；《華嚴》所講的一真法界，跟如來藏是名異而義同，意思是相同，名字不一樣，意思是一樣。「如」是說宇宙人生的理體。「來」是從這個理體所現的現相，就是我們講的十法界依正莊嚴。如果我們拿相宗《百法》來說，「如」是講的性，因為性是永遠不變的，所以叫如。「來」，來就是現的相。你看像八識裡面講的有為法九十四種，無為法六種，這些都是來現的相。無為裡面諸位要曉得，只有一個真如無為是真實的，真如無為就是如（無為那是如），前面五種是相似的無為，不是真正的無為，是相似。而前面九十四種有為法，那就是來，說個「來」就是指那個意思。「藏」，統統含藏在裡面，含藏在哪裡？一心之中，就是我們自己的圓覺心，所以圓覺心就是如來藏。我這樣說法，諸位更容易了解這個意思，用《百法》來解釋，更容易了解這個意思。

在佛法裡面講，如來藏也叫它做阿賴耶。一般說，悟的位子上，我們叫它做如來藏；迷的位子上，我們叫它做阿賴耶。我們通常講，阿賴耶有真妄和合的意思。古德解釋本經說，這個經裡面所講的圓覺，就是我們一切眾生的如來藏心。這是大乘佛法裡面常說的常住真心，生佛平等，迷悟不二，又叫做佛性。所以我們常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換句話說，一切眾生皆有淨圓覺心，一切眾生皆具足如來藏，這樣講法統統是一個意思。《起信論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這部大論，分量是不多，它的分量跟《圓覺經》差不多。可是它的意思非常的圓滿，這是馬鳴菩薩依據百部大乘經典而造的這部論。首先就說明造這部論的依據，我們在跡象上來看，是百部大乘經典，包括了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；從理上的依據就是一心，一心為本源。這句話把整個大乘佛法道破了，一語道破。我們如果說用一句話，把一切佛法，十方三世諸佛所說一切法，用一句話都把它說盡，這句話就是「一心為本源」，一句話就說盡了。

一心裡面有二意，就是它有兩面（這一體的兩面），它有不變的意思，它有隨緣的意思。在《起信論》裡面就不變的意思說明為如，就隨緣的意思說明為來，就含藏的意思說明為藏，說它包羅萬象的意思說明為藏，這個稱為如來藏。跟我採用《百法》的說法一樣的意思，我們對於這個名詞要正確的理解。《起信論》之所以說這個道理，從隨緣這邊說，有覺與不覺。在一般大乘經裡面講，隨緣有隨淨緣、有隨染緣，這裡面就有迷悟。說隨淨緣的是四聖法界，這是悟；隨染緣的是六道輪迴，這是迷。《起信論》裡說覺與不覺，四聖法界是覺，六凡法界是不覺，這個十法界就是這麼來的。所以這個十法界，不但六凡是病眼看的花、看的燈上的圓影，那個悟了的人還是不例外。這個理我們要多想一想，你才真正體會到十法界依正莊嚴，統統在如來藏心之中，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。這個事實真相了解之後，對六凡你不染了，對四聖也不羨慕了，為什麼？原來也是這麼回事情。

所以你在四聖境界裡頭，你也不會有什麼樂受；你在六凡裡頭，你也不會有苦受。為什麼？曉得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再想想六祖大師所說的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不但六凡真如本性裡面沒有，四聖也沒有。《金剛經》說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沒有說四聖法界除外，沒有講，也沒有說西方極樂世界除外，華藏世界不在其中，沒有說。那沒有說的話，華藏世界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極樂世界，凡所有相，還是虛妄。你到極樂世界去，你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？凡是對於極樂世界抱的那個希望去到那裡才高興，你這個境界不高，帶著這一分喜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大多數都是凡聖同居土的。少數，這是方便有餘土的還帶一點點，那很淡薄了。理一心，往生就生到實報莊嚴土的，決定沒有歡喜心。我說這個歡喜，是我們感情這種歡喜，沒有。人家那個時候就是法



喜充滿，不是感情的。這些境界都應當細細的去辨別，要把它搞清楚。

我們圖書館這正才開始，我沒有想到參加的人很多，不少。原來我只以為是十幾個，現在沒有想到有二十多個人，想研究講經。現在弘法人才實在是太少了，可是我這次開班的目的，實際上並不是教人講經，也並不是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，目的不是這個，目的只想維護我們圖書館那個道場常年不斷的有人在那邊講經。因為現在我要出去了，這家裡就沒有人講，所以這次我到南部去講經，家裡我叫他們念《彌陀經疏鈔》，大家在一塊念。我如果不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圖書館還有人講經，能夠維持，我目的在此地。真正的目的希望將來能夠建立一個淨土的道場，我們理想當中，希望是每天能夠有四個鐘點講經，八個鐘點念佛，我們希望能做到這麼一個理想。可是要想能夠維持每一天四個小時講經、八個鐘點念佛，絕不是一個人能夠辦得到的。所以我想最理想的得需要有十個人，才能夠照顧得過來。我們有五、六個人能夠講經，也有四、五個人能夠領導念佛，這樣子大家輪流，就不會太吃力了，不會太累了。希望能夠建立這麼一個道場，這是我從出家以來，最大的一個願望。所以我們教學的重心，總是希望自己家裡這幾個人好好的來學，將來維繫這個道場。外面的人來學，學會了，他都走了。

（09-009-0011b音檔開始）我們目的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道場，這對我們佛教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這個道場能夠建立，今天在台灣是第一個，常年有講經、念佛。我們今天在台灣沒有看到，今天全世界也看不到，你所建立這個道場，全世界這是第一個。像佛光山那個道場，跟諸位說，世界上多得很。你到泰國去看，你到日本去看，比它的規模還大的都有。如果有一個地方，就一天念八個鐘點佛、講四個鐘點經的時候，你去找泰國找不到，日本也找

不到，其他的國家更找不到。這個道場，哪怕就這麼一點點大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稀有的道場，我的目的是幹這個事情。

這一次我在南部彌陀院講經，彌陀院他們很發心，因為我常常講，常常宣傳我這個理想，他們心動了，他們想辦。希望過了陰曆年之後，他們要辦個佛學院，辦佛學院就是訓練講演，希望將來能夠做到這個目標。彌陀院講什麼經？當然是講《彌陀經》。所以他來找我，他們最近把那個樓，它本來是四層，上面又蓋了一層，蓋了五層，準備拿一層樓來做佛學院。我就告訴他，學生十個人，不超過十個人，而且都是家裡人；外頭人把他訓練出，他跑掉了，以後你還是沒辦法。要緊的就是我們將來自己道場講經不到外面請人，你這個講習才能夠維持。我們念佛領眾的是自己人，不要到外頭請法師，我們念佛才不會間斷。希望講經跟念佛不間斷，所以要培養自己的學生，就是他不走。他到我們這裡來學也可以，學發願就住在我們這個地方，將來把這個道場發揚光大，這個我們歡迎。我們是共同一個理想、共同一個目標來建立道場，他們現在在積極的籌備。課程我給他定的是《淨土十要》，《十要》就十種，另外再加上三種，《十要》裡頭沒有的，《彌陀經疏鈔》，《十要》裡面沒有，《無量壽經義疏》、《觀經妙宗鈔》，就加上這三種，一共就是十三種。學生在一塊學就學這十三種，將來這個道場講經就講這十三部，純粹是淨土宗。這十三部經，周而復始，一遍講完，重複再來一遍，我們想建這麼一個道場。北部可能也有機緣，如果說南部有一個，北部有一個，我們台灣這個地區就不會遭難，龍天護持。

此地這個淨行法師是越南來的。前天來看我的百念法師，他也是師大畢業的，也是個越南法師，現在在美國。他到美國去了兩年，前天來看我，跟我說明美國那邊很苦，佛法沒有辦法立足，沒有

辦法。他說到了美國，那個人心都變了。他說我仔細看看，佛法還是在台灣。所以我們自己在台灣不曉得，出去轉轉、看看就曉得，今天我們這個地球上佛國，台灣是佛國。但是我們台灣雖然比較任何國家、地區，我們的佛法確實是盛，還有地方講這個大經，講經的時候還有這麼多人來聽，在外國沒有。在外國，在美國講經聽眾最多的也不過十幾個人，而且一個星期只能有一次的機會。人數最多的不過十幾個人，少的時候三、五個人，這個情形我早就曉得，印海法師跟我講過，幾百人聽經的，在國外沒有，這個場合沒有。我們在高雄講經的時候，他那裡聽眾多，彌陀院講經大概有二、三百人聽眾，佛教堂講經有四、五百聽眾，所以這個聽經人數多，確實很難得。除這個之外，台中李老師那個講習大概經常有三、四百人，這是聽眾多，這種情形在國外都看不到。可是，常年天天講經、念佛的道場，我們台灣沒有。在民國初年，大陸上只有一個，靈巖山，印光大師的道場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念佛，只有一個。這個道場，現在大陸上沒有。所以我們希望在台灣能夠建立這麼樣一個道場，專修。

同時還有一樁要緊的事情，我在此地也勉勵一些同修們，因為這邊有一些同修不常到圖書館聽經，我這次到高雄講經順便到佛光山去玩，因為佛光山正在傳戒，我們圖書館這邊同修有七、八個到這裡受戒，我去看看他們。正好碰到他們那邊有水陸法會，規模都很大，我去參觀了一下，在那裡遇到一個老朋友張居士，他現在普門中學做副校長，實際上負責教育行政工作。我去的時候，裡面還有一些老人認識我，法師，好多年都沒有看到你，你都沒有回來，說我回家了。張居士在旁邊看到，我就跟他笑笑，我說我民國五十六年來這個地方。那個時候佛光山剛剛草創的時候，只有一棟房子，就是他們佛學院那一部分，只有那一棟，其他的統統都沒有，荒

山，路都沒有開。我在那個地方住了十個月，星雲法師請我做教務主任。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一個建議，他那個時候學生有三班，有一百多人，我向他建議學生兩個人做一組，專攻一部經。譬如研究《彌陀經》的，這兩個人專門研究《彌陀經》、弘揚《彌陀經》。那研究《普門品》的，他就專門搞《普門品》，他就專弘《普門品》。從五十六年到今年，整整十五年，如果說是照我那個構想的話，把他分成組，分成五十多個組，佛光山就有五十多部經。五十多部經，他們研究的時間都是有十五年了，個個人是世界第一。你們想想看，哪一個人在一部經上用了十五年功夫，他不就是世界第一！那今天佛光山是佛光普照全球。張居士聽到感慨萬千，他說早這樣做那真好，可惜沒照這個做。他要這樣做，我就不會離開佛光山了。如果說一部《彌陀經》搞了十五年，講了十五年，讀誦研究搞十五年，這個人就是阿彌陀佛。哪個地方要聽《彌陀經》的話，請阿彌陀佛來講《彌陀經》，那我們講不過他，我們對這部經上沒有下這麼深的功夫，這是我勸勉諸位同修們，專，專攻一門。

我們古代的祖師，宗密大師一生就是一部《圓覺經》。你們去看看華嚴五祖傳，清涼大師一生就是《華嚴》，他一生講《華嚴》講了五十遍。清涼的學生，宗密是他的學生，他的學生沒有學《華嚴》，學生學《圓覺》，給《圓覺經》寫了六種註解，一生在《圓覺經》上。所以我們今天講到《圓覺經》，那你不能不讀宗密大師的註疏，後來所有註疏都離不開宗密大師這個思想。所以什麼東西要專，要一，學兩樣，心就分掉了，就打對折了，學得愈多，深度就沒有了，那都學些皮毛。所以三年佛學院，三年學個幾十樣的東西，他怎麼能學得好？三年學一樣，必定有成就。

我在李老師會下學經，我學一部《楞嚴經》用了三年半的時間，三年半就學一部經，這樣才能夠學得踏實。《楞嚴》大，小一點

的，你們看看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分量少，只有五千字。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》上用四十年的時間，人家成為《金剛經》的權威，一直到今天提到《金剛經》，哪一個能超過江味農的。再少的《心經》，二百六十個字，周止菴居士也是用了四十年的時間。我們看看從前的人，江味農跟周止菴都是民國初年人，他寫一部《心經詮注》，成為《心經》的權威。所以佛光山那個時候如果這樣認真的來研究，每一部經，每一個人專攻要搞十五年下來，這個成就還得了！你說大學、研究所、博士那也不能相比，這一百多個人，那真是人人都成佛了。這個佛光山是名符其實，有一百多尊佛菩薩那還得了，不得了！

我們今天在此地拿這個話勉勵諸位同修，學東西就要學一樣。我現在積極的想培養幾個人，來代替我出來弘法。有幾個人能夠接替了，我自己就專門講《彌陀經疏鈔》。我把《彌陀經疏鈔》講個十遍，你看外頭人都叫我阿彌陀佛。最近妙蓮法師到台灣來，他要建道場，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說你要建道場，我們兩個來走這個路子，你發心領導念佛，我發心講《彌陀經疏鈔》。我們這個道場不講別的經，只有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，如果每天講的話，一年可以講完。到第二年又講一遍，一年講一遍、一年講一遍，清涼大師講《華嚴》講五十遍，我們要能把《彌陀經疏鈔》也講五十遍，我們這個道場個個人往生西方，決定靠得住。從前廬山慧遠大師，廬山蓮社一百多人個個往生，沒有一個落空。我們也能夠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，怎麼會做不到？所以我是勉勵他，請他真正發心來領導，他要不發心，我就把期望寄在底下一代，我們培養幾個人，志同道合，我們自己來建立一個小道場。不專不能成就，一定要專一，要專才能夠成就。《彌陀疏鈔》我已經講了兩遍，愈講愈熟，愈講愈有意思，才曉得愈講對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愈有把握。為什麼？理

論、方法都清楚，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我們決定能夠去得了。

這雖然是題外的幾句話，我特別提出來勉勵同修們，希望同修們要具有深遠的眼光，學一樣東西，一生就弘揚這一樣東西。雖然說一經通一切經通，一切經通的時候，希望諸位還是弘揚這一樣。你們讀《華嚴經》，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些善知識，哪一個不是一切法都通？那都是佛菩薩，他一切都通，但是每一個善知識他就標榜一門，你問他別的，他說我不曉得，你請教那一位，他比我高明。我們學東西要有這個風度，人人是第一，沒有第二的。我講《彌陀經》，你來請教《彌陀經》，我當仁不讓。你請教我《普門品》，我就告訴你，我《普門品》不行，那一位比我高明，他是觀世音菩薩《普門品》的專家，你請教他。你要問我十大願王，我就告訴你，那一位是普賢菩薩，你去問他，我對於這個不內行，人人第一。否則的話，善財童子何必五十三參，一個善知識就夠用了，全都教給他了，這是示現的榜樣、典型給我們看，這個修學什麼嫉妒、障礙都沒有了。為什麼？個個都第一，沒有第二的，哪有嫉妒、障礙？只有互相幫忙的，沒有互相障礙的。

我還有個願望，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夠成就。我在過去想法的時候，我們台灣如果說同修真正是有心的話，要想興隆三寶，要想普度眾生，每一個寺院就可以標榜一樣東西，專門弘揚一樣東西，我們中國古代，確實它就是這麼建立的。像在唐代的時候，學《華嚴經》一定是在五台上，那是華嚴道場，清涼大師的道場。學《法華經》一定到浙江的天台山，智者大師就是專講《法華》，等於說是專科大學一樣，這樣才能建立權威。《唯識》是慈恩寺的窺基大師。一個道場它有一樣東西出類拔萃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我們不肯做。我出家講經到今年要是算國曆的話，七十一年就是二十三年，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，到處去漂流。對我自己來講沒有影響，可

是對整個佛法來講有影響，整個佛法的弘揚來說，吃了虧了。如果我這二十三年，我那時候學成之後回到臨濟寺，臨濟寺能夠收容我的話，我在臨濟寺講經講二十三年，臨濟寺今天世界第一。哪一個寺廟裡頭天天講經講過二十多年的，天天講經講過二十年這個記錄恐怕你找不到，這對於我們佛法就影響很大了。以外國人來的時候，我們有一個廟可以做代表性給他看，但是到處跑就不行了。到處跑的時候，這個權威不能建立。

如果當年清涼講《華嚴》，他一生講五十部，一個廟講一部，他就不能成為權威了，權威建立不起來。對他個人的修學那是沒有問題，對於整個佛學的權威建立不起來。他這五十部經在一個地方講，這一個地方變成世界的華嚴大學，世界的學術權威，那個時候外國的學者到中國要學經，要學《華嚴》一定到他們家去，所以這一點我奉勸諸位要留意。假如你自己有個小道場，你能夠守得定，不要嫌這個道場太小了，這個地方人太少了，環境也不太好，我天天想大地方，天天換地方，這個不行。再小，也能成為世界的學術權威，也能成為歷史上將來一個重要的文化據點，這一點必須要認識。心要在道上，不在場面上。古來的那些大道場、大叢林是自自然然形成，不是有心去計畫的，不是預先有個構想怎麼樣發展，沒有。我們古人從來沒有這個意思，從來不是這個著眼，都是自自然然形成。像蓮池大師，他老人家那個雲棲道場，原先就他一個人住茅蓬，因為他有道、有學，以後來的人愈來愈多，自自然然形成了一個叢林。他原先絕沒有想到，在那個地方要建個大的寺院，要有多少人在哪裡修行，沒有，沒有想到過，最先想的就是一個人在那邊靜修。如果同修們能夠向這上著眼，你自己有福了，我們中國人有福了，這個世界一切眾生都有福了，這是決定能夠成就的。

佛門常說「萬法唯心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只要諸位肯發心。如果

需要我幫助的，我盡心盡力的幫助大家。在目前發心的人，最難的是找到一個地方練習講經，這個講台上不磨鍊是出不來的。練習講經的道場不容易找，台中能夠出人才，台中有兩個地方練習道場，台中蓮社跟靈山，這兩個地方是李炳老訓練學生練習講經的道場，所以他能出人才。一般佛學院沒有練習的道場，所以佛學院雖然畢業出來，上台還是開不了口，這個毛病在這個地方。

諸位要肯發心講經，我非常歡迎，我景美那個圖書館供給你練習。你只要是發心，告訴我，我就給你安排時間，你或者是每一個星期講一次，或者是兩個星期講一次，我把時間給你安排好，你去練習去。如果能夠說苦學三年，你要是一個禮拜講一次，三年不間斷就行了，你就成就了。這個是要發大慈悲心，你剛剛講，當然講得不好，很多人批評你，很多人毀謗你，講得把聽眾都講跑掉了，沒有人聽。可是你要有毅力，要有恆心，絕不中止，到時候就上講台，一個人沒有了，桌椅、板凳在此地，它不會走，你要對它講。這樣要講上三年的時候，外面人聽到，那不能不佩服，自自然然他對你起恭敬心，他就來了。這個人了不起，一個人都沒有，他對桌椅、板凳都講，我們也要去聽聽，聽的人愈來愈多，這樣才能成功。一看聽眾少了，算了、算了，我不講了，那完了，那就失敗了。

我過去常常鼓勵人，可是那些人都沒有我臉皮厚，我不怕人跑掉，我還照講。我勸的幾個人，他們出來講經，第一天人還可以，第二次講的時候就少了一半，第三次又少了一半，他告訴我，不行，我不能講，你看人都跑光了。我怎麼勸他，不幹不幹、不行不行。所以到後來我才覺悟到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我們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，後來都要失望，還是把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，自己拼命努力的去做去。所以諸位你們要希望將來弘法人才多，我們一般群眾都能夠接受佛化，誰去幹？自己發心去幹，別指望別人。



下面這個意思裡面，每一句裡面都有豐富的義理，第一句講「無起滅故」，實在情形是這樣，我們還以空花、燈上的圓影來做比喻。你們想想，病眼睛看到那個空花，起滅就是生滅，空中花有起滅嗎？燈上那個圓影有起滅嗎？也許你會說，我眼睛生病了，看到就有；病好了的時候，看到就沒有了。那是你的妄想，想錯了。如果真有起滅，那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，那就不是虛妄的，那是真實的。你眼睛有病的時候，空中花也沒有生；你眼睛好了，空中花也沒有滅。為什麼？本來無故，畢竟無。如果你說它生、它有起滅的話，它這個起，它從哪裡起來？空中花從哪裡起來？你把它來源找來。它滅了，它滅到哪裡去了，有來有去那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沒有來去。這個空花、燈上的圓影，跟你講沒有來去、無起無滅，你容易懂，容易體會得到。我們今天講宇宙萬有也是像這個空花、燈輪一樣，沒有起滅，你就不懂，你就不能接受。這個問題要深入經藏，實在講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得非常透徹，佛在楞嚴會上跟我們講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」。說個出生、說個滅盡都是方便話，不要以為真的有出生、真的有滅盡，那就錯了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這些現相是「無起滅故」。迷的人怎麼樣？以為它有個起滅，這就叫迷，這就叫不覺。所以佛底下這一句叫「無知見故」。正合《心經》兩句話，無知見，無智；無起滅，無得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這是說明如來藏的真实相，從理體上說的（從理體上講），也就是一心從真如這個意思上來說的。

這個意思要真正明白了，你才曉得六祖大師他是什麼心，他那四句偈你才真正體會到那個意思。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他這四句偈跟這兩句可以互相做註解，六祖大師入這個境界了。六祖大師有沒有受用？當然有受用，他在黃梅五祖道場，在那裡八個月，每一天破柴、舂米幹這些粗活，那

就是一真法界，那就是修無上的普賢行，妙行！我們肉眼凡夫怎麼看得出來？有體有用。這個心既然沒有起滅，諸位要曉得，這個起滅叫妄心，沒有起滅就叫妄心沒有了；妄心沒有了，顯現出來是真心。我們今天這個心在一切境界上有起滅，但是有起滅不是真的，叫妄。真的講，真的本來沒有心，所以才說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本無起滅，無起滅裡面，你妄生起滅。妄生那個起滅，還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但是你妄生起滅，你要是不能夠徹底覺悟，起滅是有因果的。換句話說，造業固然是虛妄的，還得要受虛妄的果報。換句話說，六道輪迴你還不能不受，六道輪迴也是空花、也是圓影。正如同作夢一樣，夢是假的，夢裡頭如果受罪的話，你還真在那裡受。到你醒之後，這是假的，你才曉得是假的。你要沒有醒過來，你還一樣在受，你不能說沒有感受。除非你在夢境一下覺悟了，我現在是在作夢，你覺悟了，知道你在作夢了，知道你在作夢受不受？還受，但是受心清淨多了，沒有那麼嚴重了。這就是像百丈大師跟野狐開示的一樣，夢裡面曉得自己在作夢，不昧因果；夢裡頭不知道自己在作夢，那就是落了因果。整個佛法的教學，無非就是把我們從迷夢裡頭喚醒。這個喚醒就是教你覺悟，覺悟我們現在是作大夢，曉得人生宇宙真實的相，而不迷在這個境界裡頭，這就叫開悟。悟了之後，應該怎麼做法，你自己明白，那個種種做法就叫修行。

這五句，前面兩句是從如來藏理上講的，我們一般講，像《楞嚴》裡面講三種如來藏，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、空不空如來藏。這兩句是就空如來藏說，空如來藏是說如來藏的性體。下面三句『如法界性，究竟圓滿，遍十方故』，這三句是說明不空如來藏，就是如來藏隨緣的意思，給我們詳細解釋十法界依正莊嚴。但是空與不空是一不是二，換句話說，不變跟隨緣是一不是二，不變就是隨

緣，隨緣就是不變。我們之所以不能開悟，就是把這個事情分做兩極，我們總認為空不是有、有不是空，哪裡曉得《心經》裡面給我們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那個色就是有。色，就是後面三句不空如來藏，空就是前面這兩句「無起滅，無知見」，空如來藏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空有原來不二。這三句大意跟諸位講到此地。

我們還有三次，還有兩次，底下還有兩次。兩次，實際上就是一次半，對不對？一次半這個進度要加快了，我沒有預料到，我以為後頭還有三次。不過今天所講的這些話，雖然講得少，我想對諸位很有用處。